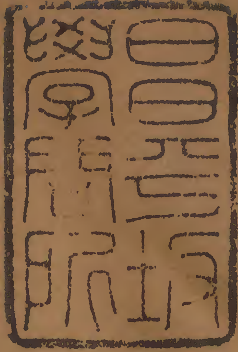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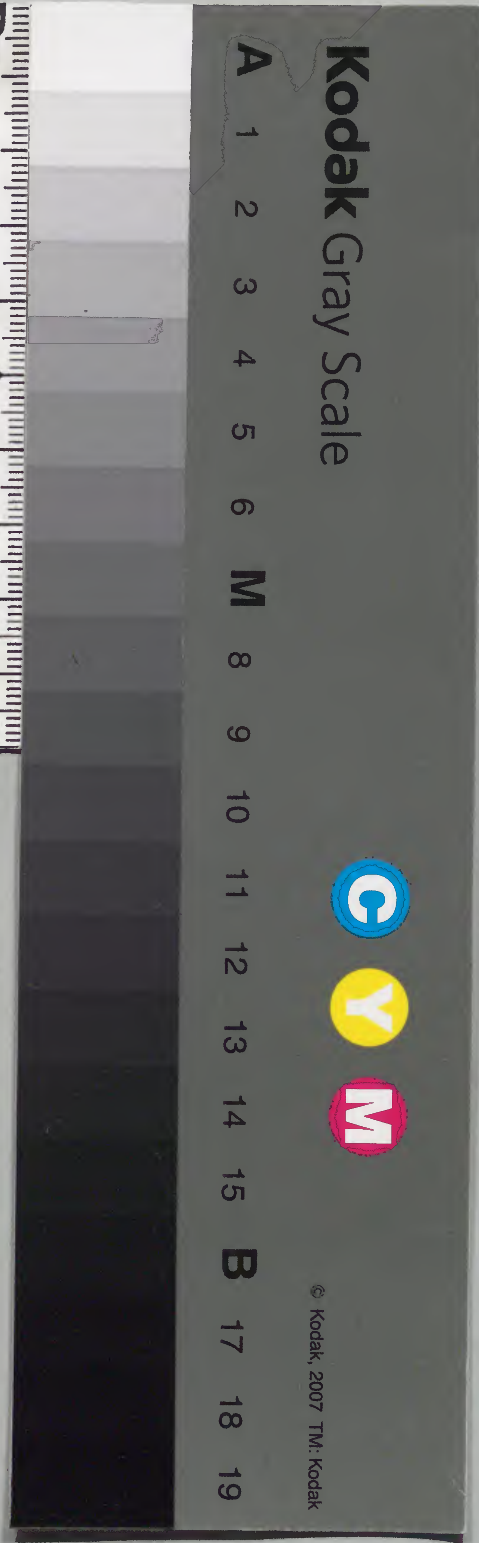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函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02)		
函號	299	47	



朱子文集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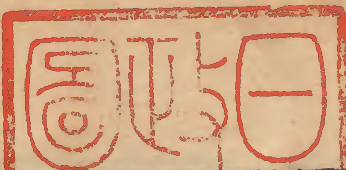
饑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全校

淺草文庫

答林德久

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方便覺多事。此恐未
 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
 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
 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
 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
 淡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
 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



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
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
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
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
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
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
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之類是于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
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
看便省力耳

荅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
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
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
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
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
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

卷之六
三十五

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澆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竝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上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荅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荅墨義。然立定分數。攷察去畱。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淡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于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不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

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荅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論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

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荅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個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

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于無聲。視于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却可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于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

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粗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

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淺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闢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于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 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于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于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櫟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却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

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蜜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淡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淡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

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于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項平父

安世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
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
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個
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
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
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
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
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櫻拏。
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
兒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
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
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名數
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啟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
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
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

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
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
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此近世爲
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
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
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
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
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
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
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

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
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
而失之所以徃徃無所依據雖于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
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
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
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
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
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
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
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

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耳
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
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
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
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
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
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平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

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
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
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
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
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
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
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
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
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
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
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
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學聚問
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
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
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
故于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
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
不出于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

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
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
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係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
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
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
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
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躡等言之則鄙意有
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

朱子文集 卷之六 正言堂
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為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閭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為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為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為何如

答郭希呂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

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固在其中而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為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為眾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為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為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

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湏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工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湏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湏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

種培養得在心。出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

治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

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

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 樂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

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虚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



明處看覩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
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
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
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弭

跼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
今之爲吏者抹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
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如聞
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旣大則其聲愈
闕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李守約

閑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
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
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
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
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
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
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
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其無所疑只是已

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矜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湏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瓊竒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孟子集注卷之六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誠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悞哉相望千里死亾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鬪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

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窺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於是。擎攬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卽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

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
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
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于心
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
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
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
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
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
或乃揆測幽微。馳騫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
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

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
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
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
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
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
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
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
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
適會學官楊君。訪瓊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

于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秘丞公。合而
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
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
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
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
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潛然出涕。往
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
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
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
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
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
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頊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
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
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
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旣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
實。熹不敢當也。示喻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
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
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聲教者。

甚矣金公之厚于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于執事者。皆非它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燾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踈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澀。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倘得脫此羈轡。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聞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

未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立規程。滾滾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它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

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着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于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况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

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于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磋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

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意。浚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于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

其職于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黷之心焉。則庶乎其
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覩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
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
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
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末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
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
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
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

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
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况所謂日用之間。
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
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
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
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
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
還。頗爲畧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

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
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
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逃于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
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
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
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
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
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

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
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
濶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
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
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
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
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
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

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却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嘗言秦始皇賢于湯武。管仲賢于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為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于根本上不會大段用功。而便于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

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蠡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潘叔昌

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

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他陳正已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濶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濶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

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于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于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傳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

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淡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

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在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

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于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已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

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渙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于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

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畧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喻。于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



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懽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

有不察處。政不可作。以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為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

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窺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外抗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

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卿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庸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于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

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為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

尋卽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于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于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

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于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錘。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儻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器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此。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于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

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何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擗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傳丞便來。雖不得書。傳亦且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唾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

先子文集 卷之六 五言詩
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
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
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
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
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
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
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
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在
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
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
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
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
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
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
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
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于
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

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淡求聖言本

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為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

朱子文集 卷之六
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于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空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蓮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屏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六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

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尙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

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高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收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他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

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禮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子真如衆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竒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况

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

文義拗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眾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

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
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
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
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畧論其一二
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
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
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
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

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
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
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今觀所與視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
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恠
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
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
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
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
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

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
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
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
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
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恠。吾友若信得及。且做
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
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
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
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

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
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
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
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
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
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
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
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
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
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

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

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州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已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徧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

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

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常解此義以為具文備禮而非致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

勿廢溫習。飲酒。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

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卽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鵲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

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悞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可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嘆。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

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

朱子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正誼堂
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
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咏之耳。若疑鄭
衛不可為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
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
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
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
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邨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
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

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
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
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
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
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
為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
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朱子文集 卷之六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畧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

向外粧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効。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元允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己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瀚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

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熹歸來粗造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卿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其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 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中商。又其每下者。

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偃偃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已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已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

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全校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

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

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旣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固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

朱子文集 卷之十
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
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
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
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
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
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
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
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
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
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

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
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
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舖啜尤為猥屑似亦
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
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
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
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
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

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
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
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
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
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
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
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
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
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
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于
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
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
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
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
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
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
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
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
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

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
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
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王丞
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
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
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
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
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
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

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
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
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
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
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
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
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于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
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

朱子文集 卷之七
而無不同。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

而及于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于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于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

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
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
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克擴得去之氣象也
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
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
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相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
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
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象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
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
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

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于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
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
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
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
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
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
盡矣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

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
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
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
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濶淺用一日之即便有一日之效到
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
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
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
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
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
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
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
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
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
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
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
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
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

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两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



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

于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餘。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

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
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
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人井之事感則仁
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
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
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
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

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
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
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
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
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
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
逆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
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

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

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向干涉叩。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

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于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

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
其○鄉○往○于○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
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
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及○
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
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
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
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
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援○討○之○
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為○報○向○寒○千○萬○
以○時○為○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
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
大哉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
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
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損其逐
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
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
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

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窳非竊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

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在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濳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口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

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從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于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

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在臨。尚須面論。紛紛一本

答吳生玘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間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

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苟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衛道 鞏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

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

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

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
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侷
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
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
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
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
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
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
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

夫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
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
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
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侷底影象來此罩
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
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畱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
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
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
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
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

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儻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畧得儻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两段。俟其通透。淡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已然。

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 中應

去歲陸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跼伏無
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
鄉學之意淡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
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
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
之體用盈于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淡得之而慮後世之
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于
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常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
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

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
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譙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
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
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
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
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
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

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魯無疑

所論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

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
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
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
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
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
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
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
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况於其
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

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
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
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
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
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也

答胡季隨

熹社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

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却不如今時後生貪多

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喻、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澆、省、而、痛、草、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畧、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

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劉子澄

熹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為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為。則兀然一

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在道垂顧。以禮於名。為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界之手書。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為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番連。竟日告語不倦。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畧無厭怠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為慙率意妄言。聞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

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尚書書

自頃折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聞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開熙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徂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迺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

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淡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况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漢詆王氏之失識者違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怠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卽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薛士龍 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浚膺膺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浚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浚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于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慄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畧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疆其所以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彫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及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喜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于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

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白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

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

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為急耳。陸丈教人。于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能。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為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為編得一本。然尚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喻溪堂序跋。此固

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為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為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欵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為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薄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

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淵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于此。不可不深戒也。李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

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個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叢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嗚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晷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

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彌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彌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
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
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
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
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
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
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旣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
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
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
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
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
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
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

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
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
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
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
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于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
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
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于爲已
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
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
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况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
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
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
期望之意向來所撥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

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尙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于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于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

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 珩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



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也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面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

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闔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

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至此。渠冗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

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間。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

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曠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雷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做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袞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畱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

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論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安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

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頌。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

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遁世空言無用之

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他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齧首事者墳墓矣。援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

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也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

望於直諫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灑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請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尚多以伯修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

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迺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為然，但熹欲傳未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蚤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

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為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為可欲，而以懿德為可欲，此為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畱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踰墮。荷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疎脫處。都不蒙一掇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

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

本遂畱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

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台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

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
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
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
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
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
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
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
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
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
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夕附便致之也。

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
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
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
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
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旣也。北敵責歸降甚急。予之
則失信生亂。不予。不。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
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
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
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
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
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
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
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
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
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
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
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
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

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
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
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
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
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
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
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
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
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
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
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
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
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
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
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
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諱會集二先生言敬
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胡季履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
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
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
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
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
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
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
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

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畧。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畧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彼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懼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肅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

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董叔重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着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余國秀 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册。大抵不曾着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狀。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晏亞夫 淵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况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燾夫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

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况。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為學。所進復如何也。熹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妄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偽學汙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確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况。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為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弼書之行。附此奉問別。

後爲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日昏燈下草草。

答葉仁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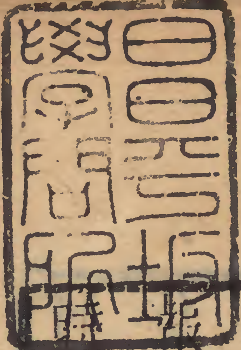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

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

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慶所諭為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蠡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



白爰

